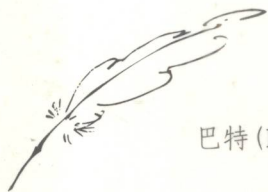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巴特 (Karl Barth) ● 著

罗马书释义

Der Römerbrief

魏育青 ● 译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罗马书 释义
Der Römerbrief

巴特 (Karl Barth) ● 著

魏育青 ● 译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书释义/巴特著;魏育青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5617-4230-4

I. 罗... II. ①巴...②魏... III. 罗马书-注释
IV.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3461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根据德文1922年版译出, 中文简体字版权系得到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的正式授权。

© of the German original version 1922 by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by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5 by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罗马书释义

巴特 著

魏育青 译

统 筹/ 许 静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5月第1次

开 本/ 636 x 939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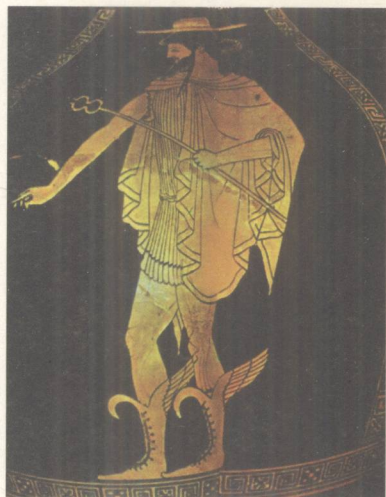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5

书 号/ ISBN 7-5617-4230-4/B·224

定 价/ 5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听我说吧，赫耳墨斯，宙斯之使，迈亚之子！
你有慷慨的心，纷争的判官，死者的主人，
你不吝妙见，懂得征服阿尔戈斯，
你是飞鞋的信使，凡人们的朋友和先知，
你喜爱运动、计谋和装假，精力多么充沛，
你解说万物，庇护商客，除却忧愁，
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
克利克的神啊，你宽厚乐助，言语千般颜色，
你助我们劳作，爱必然中的凡人，
有神妙无比的言语武器。
请听我的祈祷，为着我的劳作生命，
赐我幸福结局、言语之恩和记忆吧！

——献给赫耳墨斯的俄耳弗斯教祷歌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绪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

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序

基督教会形成初期,保罗给一些地方的信众写过好些书信,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基督教会圣典《新约全书》中的重要篇章。所谓《罗马书》就是保罗给当时在罗马的一些信众写的一封信,在保罗书信中思想含量最丰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历代大家几乎无一例外给这封书信作过注疏。巴特(Karl Barth)的《罗马书释义》作为现代化处境中的《罗马书》义疏不仅是可垂奕世的神学名著,亦属 20 世纪学术思想领域里旷世孤星一类的大著。20 世纪的欧洲思想史几乎不会提到纯粹的神学家,神学思想似乎已与 20 世纪文化思想的风云诡谲无关,哲学、社会、经济、政治论说占据了文化思想领域,神学论说要么成了其佐料,要么只是教会圈内的思想事件。巴特的《罗马书释义》是少数例外之一,此著 1919 年出版时,即产生广泛的思想震撼,精神效力被及整个思想文化界,为神学思想在现代思想史上争得角倚鼎峙之地。其他神学家的大著乃至巴特后来的大著,都未能有此席地(卷帙浩然的《教会教义学》的影响就没有逾出神学界)——古典政治哲学史家施特劳斯在晚年还特别对学生们提到,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对非神学专业的人也很有益。

在回顾自己的神学生涯时巴特曾写道:

我从未想过要进入学术生涯,我想成为牧师……在做牧养事工时,我倾力关注的当然是《圣经》,于是,我着手写这部《罗马书》义疏。但我绝没有把它当作一篇博士论文来写,只是直叙胸臆。

《罗马书释义》思想恢奇、识见高超、文风剔透,坚守启示神学的立场,与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基尔克果等基督教思想大智慧俎豆相承,辨析所至,极于毫芒。巴特的文学素养很高,在《罗马书释义》中不仅对德语诗人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以及尼采的文句化用神奇,连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烈日科夫斯基的作品也信手拈来,皆成佳构。《罗马书释义》不仅思想深邃,且是美文,堪称德语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读德文原著在语言上是享受,读汉语译本亦应是语言上的享受。所以,本书虽位列笔者1993年在香港创设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译计划之首,却迟迟未敢轻许译约。

我与魏育青博士虽1993年初春才在瑞士巴塞尔谋面,但1986年已开始合作。我约请他译的作品大都是带文学色彩的思想著述(舍勒、托马斯·曼、里尔克、特拉克尔),这类文体的著作汉译难度最大。最令我钦佩甚至惊讶的,是他应约译布洛赫《希望原理》卷3中论基督宗教的章节(见拙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上海三联版,1991)——布洛赫文风既艰涩又瑰美,实为哲理散文,德语学界公认难读,遑论汉译。魏博士译笔不仅信、达,而且雅。从一开始,我就属意魏博士能承译《罗马书释义》。其时,已在德国科隆大学教育学系获得学位的魏博士正做博士后研究,无暇顾及。我耐心等待。1995年,魏博士完成博士后研究返沪任教,即承译本书。如今,汉译本呈于读者面前,译品如何,读者可鉴。我则要恭贺魏博士,这是成功的、可传世的译作。(原书所用德文本《圣经》与中文和合本《圣经》在文句上多有出入。为使译文与中文和合本文句相扣,魏博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实在难以紧扣之处,则加注说明。)

1990年,巴特档案馆馆长H. Stoevesandt博士赠我《罗马书释义》修订本第15版(1989)重排本(以前均为德文花体字版),汉译本即据此版本译。书中的长段拉丁文引文,特请李秋零教授译;书中十余处原注细究《罗马书》希腊文原文的词品,特请在美国专治新约修辞学的杨克勤教授作疏,以便读者更明究竟。同门师弟张贤勇教授在神学思想史方面造诣宏博,治学精审,素为敬佩,特约请他撰述中译本导言。凡此种种悉心安排,无不为使巴特这部杰作的汉译尽可能不负原璧。

笔者在八十年代末即梦寐《罗马书释义》汉译本，值巴特忌辰三十周年之际，梦想成真，刊行繁体字版。眼下这个简体字版经译者重新校阅，订正了繁体字版中的讹误。现任巴特档案馆馆长为我们获得该书简体字版权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刘小枫

2004年12月

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中译本导言

张贤勇

巴特自己怎样看这部《罗马书释义》？据他的女婿回忆：

在我三十五周岁生日时，岳父向我庆贺，然后说了下面这番令人吃惊的话：“好了，马刻思，从现在起，对你来说，是每次愈下了；今天你达到了你一生的顶点。”过了近个把月，我才总算发现了这番论断的底蕴：我岳父三十五岁时在萨分维写完了《罗马书释义》。他在向我担保：他感到完成这本著作，是他人生的顶点。^①

马刻思如何探出此话底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段话，虽出自巴特“乘龙快婿”，也不无可疑。疑误有二。首先，巴特称三十五岁为人生顶点，并非别出心裁。《诗篇》作者早说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诗 90:10），仿佛我们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但丁《神曲》开头也讲他在

^① Max Zellweger-Barth, *Mein Schwiegervater: Erinnerungen an Karl Barth*《我的岳父——回忆巴特》，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1, 页 47。原文后面还有：“Warum sollte meine Lebensstrecke nicht analog verlaufen?! ...”问号加惊叹号，也是巴特的作风，感情之复杂，溢于言表。

“人生中途”的遭遇^①，研究者一般都断定这是指三十五岁时候的事情。巴特这里随口“掉书袋”，放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看，无非随手拈来，皆成妙谛，实也平常；马刻思并非人文学科出身，却也受过高等教育，求之过深，未得正解，亦殊可诧异。其次，《罗马书释义》有两版，不可混为一谈。初版的写作，巴特1916年就已着手。1918年8月16日，他日记中有“罗马书完成”。书中印有1919年出版字样，其实1918年12月就已问世。当时巴特仅三十二岁。三年后，巴特三十五岁，正是他修改完成《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并离开自己牧会已十年之久的乡村教区，前往哥廷根大学，开始担任神学教授的人生转折点。因此，巴特若确有所指，当指完成的第二版。巴特晚年，或许常提到自己这部“处女作”，且语气中颇带自我欣赏的成分，晚辈因而容易产生这是他顶峰之作的印象。无论如何，此书的写作，从初版到二版，在巴特的一生中，确是至关重要的事。不过，马刻思记叙中，巴特的风趣直率，跃然纸上，能再现巴特口吻的这些细微处，也甚难得。

本文作为《罗马书释义》汉译本的导言，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对巴特神学的全面梳理，不如说是在介绍《罗马书释义》背景的同时，尝试对巴特其人及其著述作一概述。因此，我无意将之写成“巴特学案”或“巴特学述”之类，“巴特评传”更非本文所能担当得了，虽说两者都很需要。鉴于汉语中巴特生平材料过少，笔者不得不在简述巴特思想脉络的同时，适当补入一些相关史实；^②知人论世，这也是马刻思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巴特(Karl Barth)1886年5月10日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弗里茨(Johann Friedrich [Fritz] Barth, 1856—1912)原在

① Dante Alighieri, *La Divina Commedia*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 ...” Inferno, Canto I)《神曲：地狱篇》，第1章。

② 本文所述巴特生平，大多取材于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卡尔·巴特传——根据他的书信以及自传材料编成》，München: Christian Kaiser, 1976(以下简称《巴特传》)；此书有 John Bowden 英译，*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London: SCM, 1976。著者为巴特最后一位学术助手，现任哥廷根大学改革宗神学教授。

阿尔高州的一个教区牧会七年,因发表一本研究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著作,1881年获神学博士学位。1886年初,弗里茨接受邀请,来巴塞尔一教会学校教书,长子卡尔即在巴塞尔新居出生。^① 卡尔母亲安娜(Anna Katharina, 1863—1938),娘家姓萨多琉(Sartorius),与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 Burckhardt, 1818—1897)^② 是比较近的亲戚。

巴特家族世居阿尔高州的穆立根(Mülligen),到了卡尔曾祖父时,才移居巴塞尔。萨多琉家族,也是在卡尔的外曾祖父卡尔·弗里德里希·萨多琉(原是德国的文学教授)时,才定居巴塞尔。卡尔对家族的故乡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晚年接受丹麦的宋宁克奖(Sonning-Preis)^③ 后,就将奖金中相当数额的一部分,捐给穆立根教会作救济基金。

卡尔的父母都在巴塞尔出生、成长。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巴塞尔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卡尔出生后40天,就由外祖父在大教堂(Münster)为之施洗。卡尔两岁多时,父亲在伯尔尼大学神学系得到教职,全家遂迁往伯尔尼。从小学到文法中学再到大学,卡尔的学校教育,基本在伯尔尼完成。日后他自称只是三分之二的巴塞尔人。^④

巴特行坚振礼(1902年3月23日)前夕,决定今后当神学家,以便对信经有适切的理解。1904年10月17日,他入伯尔尼大学神学系。巴特对系里一般老师的讲课,并不十分热衷,这些老师包括:教《旧约》的Karl Marti,教《新约》的Rudolf Steck,教系统神学的Hermann Lüdemann,后两位都是图宾根学派的鲍尔(F. C. Baur, 1792—1860)的嫡传弟子。巴特后来回忆说:“在伯尔尼的学期中,我被诚挚地告知,

-
- ① 这房子至今保存完整,在Grellingerstrasse 42,附近有一广场因而改名为巴特广场,以资纪念。
- ② 布克哈特、考奇(Emil Kautzsch)和尼采都是弗里茨·巴特的师长。对巴塞尔的学子而言,布克哈特的影响尤为深远。在布克哈特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当地历史博物馆专门陈列“文化与危机”的纪念展。
- ③ 时在1963年。此奖之设立,为表彰对弘扬欧洲文化有殊勋者,巴特以先,接受该奖的有丘吉尔、史怀哲、玻尔和罗素等人。
- ④ 其中意味颇为深长。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的巴塞尔,移居此地不久的巴特家族,自然无法同当地的名门望族相比。他们只是巴塞尔的居民,还谈不上享有全权的“公民”身份。这不仅社会地位的问题,更牵涉到文化传承和认同。参见Lionel Gossman, *Orpheus Philologue: Bachofen versus Mommsen on the Study of Antiquity*《奥菲斯语论:巴浩奋(1815—1887)与孟森(1817—1903)在古史研究上的对立》,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3。

并了解了攻击‘旧正统’的所有法门，……还知道上帝之道启自康德，而且可能的话，也在康德那里终结。”^①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在这一时期很使他感动。对父亲开设的课，巴特似也兴趣盎然，在头四个学期，他所选父亲开设的课，计有：“耶稣的比喻”、“神学导论”、“教会历史”(1—4)、“耶稣生平”、“保罗生平与著作”。弗里茨·巴特 1891 年 3 月被大学任命为编外(extraordinarius)教授，1895 年 6 月成为初期及中古教会史的正(Ordinarius)教授。^② 弗里茨神学观点较保守，在巴塞尔任教的“传道人学校”(Predigerschule)，就是为同开放的大学神学系对着干而新成立的。^③ 可是他的思想同后来他儿子深恶痛绝的极端基要派，也毫不相干，他对诸如妇女权益和社会问题，都持开放态度，帮助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学社，在某些教义问题上，也坚持立场，比如不肯违心地附和童贞孕生之说。弗里茨教子甚严，与友人处却也随和，友好中既有保守的席腊特(Adolf Schlatter, 1852—1938)，也有开放的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他想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寻求中道，结果两面不讨好。巴特在《罗马书释义》中，多处称引了他父亲的观点，“初版前言”里有一段说：

理解历史意味着旧时智慧和今日智慧之间不断进行日益真诚、日益紧迫的交谈。这两者实为同一种智慧。在此我怀着恭敬和感谢的心情怀念家父弗里茨·巴特教授，为证实这一点，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④

卡尔在家中为长子，下面有弟妹四人：彼得(1888—1940)、海因里希(1890—1965)、卡塔琳娜(1893—1899)以及格特鲁德

① 巴特, *Selbstdarstellung*《自述》, 1964; 转引自 Busch, 《巴特传》, 同上, 页 46。

② 他也时常作《新约》问题讲座, 传世的主要著作, 也都是新约圣经研究: *Die Hauptprobleme des Lebens Jesu*《耶稣生平的主要问题》和 *Einleitung in das Neue Testament*《〈新约〉导论》。他常被视为圣经神学家(Bibeltheologe)。参 R. Dellsperger 等, *Auf dein Wor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der Evangelischen Gesellschaft des Kantons Bern im 19. Jahrhundert*《遵道: 19 世纪伯尔尼州福音学会历史与神学论集》, Bern: Berchtold Haller Verlag, 1981, 页 311。

③ 今天本地知道这学校的人已不多。承一老前辈见告: 此校与巴色会有关, 几十年前就已停办。此校创办人为 W. Arnold 牧师(参见 Busch, 《巴特传》, 页 13)。详情待考。

④ 出自《罗马书释义》的引文, 均仿此。除非另外说明, 引文出自本译本。

(1896—?)。彼得也读神学,曾一时接替过父亲在伯尔尼大学的教职,后同尼塞尔(Wilhelm Niesel)一起编辑出版慕尼黑版的《加尔文选集》。海因里希从小才智出众,二十三岁时即获哲学博士学位,三十岁时,以研究柏拉图哲学中灵魂问题的专著,开始在巴塞尔大学哲学系执教,卡尔多年都受他小弟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他写作《教会教义学》的早期。比如,在《教会教义学》第一部中,仍称引胞弟《哲学、神学与存在问题》一文中的观点^①,但卡尔与海因里希间的思想距离,后来日益扩大。1960年海因里希年届古稀,门人亲友为之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卡尔作为长兄,写了《哲学与神学》为之贺,通篇讨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文末用年轻时父亲常引用的《诗篇》133篇1节作结:“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不仅暗喻哲学家与神学家的理想关系,更挑明自己同胞弟未能和好如初,也令他心中兀臬不安。^②

巴特在大学读书的几年,也经历过德语传统中一向注重的精神上漫游期(歌德的麦斯特系列中就有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他先是参加多种学生会社^③,后赴德国求学,在柏林、马堡等大学,转益多师,眼界大开。到柏林后,巴特在康德之外,又迷上了施莱尔马赫。在当时的老师中,对父执辈的哈那克执弟子礼甚恭,为了完成使徒行传教会史研讨班上的一篇作业,年轻的巴特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苦干,终于写出长达158页的论文,题为《根据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宣教工作》。卡尔屈于父命,曾去图宾根呆了半年(1907年10月—1908年4月),然而并未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对席腊特的课发生兴趣。后来转赴马堡大学,除了师从在柏林就开始追随的系统神学家何尔曼(Wil-

① 例如:“Daß der theologische Ansatz in einer Bestimmtheit des Daseins, des Menschen, stattfindet... ist im Grunde ein Stück Liberalismus.”引自 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I, 1* 《教会教义学》,第1部,卷1, Zürich: TVZ, 1986; Studienausgabe 1, 页36; 又参见页38以下。

② Karl Barth,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哲学与神学》,载 Gerhard Huber 编, *Philosophie und Christliche Existenz: Festschrift für Heinrich Barth*, Basel: Verlag Helbing und Lichtenhahn, 1963, 页93—106。

③ 比如 Zofingerverein(常称 Zofingia),就耗去巴特的不少时间、金钱和精力。对此,巴特从不后悔,这同他一生保持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有关。1819年此组织由瑞士一些体面家庭的子弟发起,意在促进瑞士联邦的集中与联合,反对狭隘的地方保守主义(Kantönligeist),参见 Gossman 前引著作页13。

helm Herrmann, 1846—1922), 还深受另外几位老师的影响。^① 巴特有次提到, 他在柏林读何尔曼所著的《伦理学》之日, 也即他对神学发生个人兴趣之时。试图综合康德与施莱尔马赫的何尔曼, 在随后的好多年里, 一直是巴特心目中的崇敬对象。

巴特大学毕业后, 于1908年11月4日在伯尔尼大教堂接受父亲的按立, 成为牧师, 父亲证道中引用的经文, 是《马太福音》10章26节以下这一段, 颇耐人寻味。随后, 巴特折回马堡, 协助腊德(Martin Rade)编辑神学刊物《基督教世界》(*Christliche Welt*), 其间, 他得以阅读不少著名神学家的来稿, 获益良多。他在马堡一直工作到1909年8月18日。同年9月16日, 巴特赴日内瓦任德语教会的助理牧师(Vikar), 与主任牧师凯勒(Adolf Keller, 1872—1963)相处甚得, 但次年十月, 凯勒转赴苏黎世的圣彼得教堂任牧师, 接替他的瓦尔特(Walter)牧师, 迟至来年二月底才到日内瓦上任。其间, 巴特虽然名为助理牧师, 实则独当一面, 一肩挑起整个教会的牧会重任。

1911年4月2日, 巴特应邀到阿尔高州一村作试讲, 他选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10—12节。不出一月, 巴特就被选中担任当地教会的牧师。6月25日, 他在日内瓦教会作告别前的最后一次证道, 所讲的经文, 正是父亲给他按立时讲过的经文。他在这次讲道中希望, 世人间的冷漠以及对至高无上者的冷漠, 应被人群中彼此和共同的追求所取代, 存在于意念中以及纸上的基督教团契, 当在真理中实现。

二

巴特到阿尔高州的萨分维牧会, 在某种意义上乃步武父亲的脚踪。萨分维至今还是规模不大的山村, 巴特当年经常出入的那所教堂, 仍然高高耸立在那座小山上, 俯视着周围山坡上、峡谷旁零落的民居。教堂大门前, 有一片教会墓地, 鳞次栉比的墓碑, 在夕阳细雨中更显苍凉。转身放眼看去, 山脚下有条公路蜿蜒而来, 路两旁是几家霓虹灯开始闪烁的店铺, 有发廊、餐馆、小卖部, 还有一家作精神疗法的诊所。再远

^① 如神学系的海特缪勒(Wilhelm Heitmüller)、余利歇尔(Adolf Jülicher)、斯特凡(Horst Stephan)、腊德以及哲学家柯亨和那托尔卜等。巴特有次对村上工人宣讲社会主义, 竟然搬出在学术界声名震人的柯亨。